

喜劇外殼下深沉的治癒力

□劉大正

微短劇《家里家外》近期走紅，在流量和口碑方面均贏得肯定。

《家里家外》以20世紀80年代川渝特大洪水為背景，講述工程師陳海清（王道鐵飾）與單親母親蔡曉艳（孙艺燃飾）組建重組家庭後，用包容與愛化解矛盾，守護小家的故事。劇中，“耙耳朵”老公與“辣妹子”妻子的趣味互動、姑嫂互助的女性力量、街坊鄰里的“摆龙门阵”，將川渝市井生活的幽默與溫情展現得淋漓盡致。劇中标志性場景——蔡曉艳用粉色毛線為繼女織綠色毛衣，成為催淚爆點。不同顏色的毛線交織成一件完整毛衣，隱喻“姓氏不同的家人也能組成溫暖家庭”。這種超越血緣的情感聯結，讓劇集在喜劇外殼下包裹着深沉的治癒力。

《家里家外》令人印象最為深刻的特点，是拿到了觀眾“情感密钥”的美學風格。《家里家外》以“时光隧道”式的美學重

構，將觀眾拽入蒸汽弥漫的上世紀80年代成都記憶。作為一部地方風情濃郁的作品，《家里家外》避開寬窄巷子等知名地標，轉而聚焦雙流區軍工廠家屬院、青龍老電影院等充滿年代感的場景進行實景拍攝。紅磚牆上的青苔、老式瓷杯里的碎茶葉、街頭巷尾的麻糖叫賣聲，勾勒出80年代成都的独特風貌。青磚黛瓦間穿行的二八自行車、供銷社玻璃櫃台後琳琅的搪瓷臉盆，與方言聲波中跃動的“雞兒”（孩子）“寶氣”（嬌氣）共同編織出多維感官網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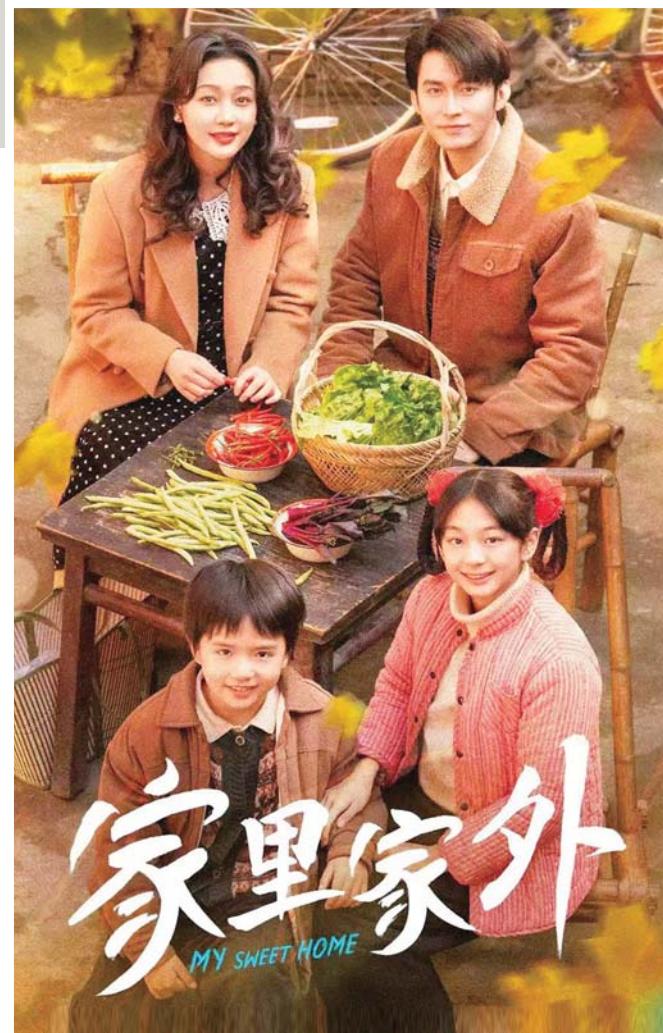
當方言魅力在巴蜀語系中找到精神共鳴——蔡曉艳一句“耙耳朵汉子背死活”的嗔怒，比普通話更具肌理感地勾勒出川渝家庭的话语密碼。當方言俚語裏挾着人间烟火扑面而来，這部短劇最終完成了從“流量密碼”到“情感密钥”的蛻變。

在觀眾眼中，在短視頻平台上，以重生逆襲等為劇情的短劇居多，千篇一律，看多了难免会觉得乏味。《家里家外》除获得高流量，還引得觀眾主動

互動，視頻下方肯定性的評論層出不窮。該劇的爆火，也說明了觀眾審美水平的提升，對於高品質短劇的訴求日漸提高。不少網友表示，平臺推送了一部高品質短劇，希望以後能看到更多用心的高質量網劇。可以說，《家里家外》走出了一般竖屏短劇簡單粗暴的爽文叙事風格，打破了短視頻生態的审美慣性，將觀眾從“信息碎片化”的空虛感中抽離，轉而進入沉思、回味無窮的情感高質量體驗。

儘管結尾處稍顯套路化的“炫富”處理引發爭議，但仍不影響《家里家外》成為涤蕩短視頻生態的精品力作。整體來講，該劇可為短視頻行業發展提供三重啟示：觀眾已從感官刺激的消費者轉變為價值判斷的體驗者；讓短劇從爽文工業糖精的快感消費，升華為需要咀嚼的美學大餐；從惡搞到藝術張力的轉向，正是短劇創作破圈的必然路徑。

（作者為文學博士、曲阜師範大學文學院講師）



黑白鏡頭下的窒息與希望

天天娛評

□胡婷

“除了人人平等這個老觀念，我沒有保護自己的盾牌”，投票台上，飽受苦厄的迪莉婭擦掉口紅，用唾液封上信封，而後母女遙相對望，男女平權的希望在兩代人的眼波之間流動、傳承。意大利導演寶拉·柯特萊西執導的電影《還有明天》正在熱映，這部黑白色調的電影將視野拉回上世紀40年代的意大利社會，雕琢精湛的復古鏡頭呈現了特定年代的故事，但又在微观叙事中創設了宏大的格局，人物的選擇最終指向的，并非“自己的明天”，而是“女性的明天”。

“還有明天”，躍動着一種希望，“今天”无疑是和“明天”形成對比的設置，也即作為希望的反面而出現。電影的前半部分事無巨細地展現出迪莉婭“今天”的生活的窒息感，地下室的家里終日塵土飛揚，為家人準備早餐時，迎來的永遠是丈夫的冷臉呵斥、公公的大聲喊叫和兒子們的吵鬧喧嚷，做許多份廉价工作，却區別對待、被人瞧不起，工資也被丈夫掠奪……

電影中女性的處境，和近期熱映的《出走的決心》展現的內容極為相似。可以說，迪莉婭的生活就是《出走的決心》中李紅的生活，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，但李紅終究逃離了曾經束縛她的家庭與婚姻，到壯美的自然風光和豐富的社會參與中，綻放屬於自己的生命。從這個意义上說，李紅尋找到的“明天”，但迪

莉婭心中的“明天”，讓影片的整體格局跳脫出家庭範圍而延伸至整個社會。

電影的苦难敘事，還存在於迪莉婭遭受的丈夫的家暴上面，但導演對家暴的表現具有藝術色彩，施暴場景被編排成怪誕的雙人舞，舒展的舞姿本應承載身體的曼妙，却成為男性對女性的殘暴管控行為，特效做出的鼻血和掐痕出現又消失，也成為展現暴力的荒誕性的藝術真實。

在迪莉婭的丈夫打她時，孩子们習慣性地躲到臥室里，像是在共同執行一種儀式，似乎家暴是一件名正言順的事，它映射的實際上是當時社會女性受到男性的種種“不公”，它們有着一脉相承的調性。在影片中，這種無可反駁的、難以抵抗的偏見，存在於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，就像在一個富貴家庭里，父親與兒子對談時，母親的插話被告知的那句“不要參與與你无关的討論”；像在迪莉婭質詢“為什麼一個第一天上班的人工資就比我多”時，雨傘店老板隨意丟下的那句“因為他是一個男的”。這些看不見的壓迫都成為落在迪莉婭身上的拳頭和巴掌，細密雨點一般紛至沓來，打向全社會的所有女性。

因此，迪莉婭沒有選擇跟隨昔日情人一同離開，因為一個女性的成功出逃，並不是和另一個男性“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”的童話結尾想象，而是去行使自己手中的合法權利，依

靠自己爭取更好的明天。電影里，儘管只是投出小小的一票，迪莉婭也用盡了全力，這反映了她對於這份權利的珍視程度，以及行使權利的努力程度。迪莉婭做出了許多努力避免女兒陷入和自己如出一轍的婚姻牢籠，又將攢下來給女兒買婚紗的钱用來給她交學費，讓她接受教育，擁有獨立自主地面對這個世界的能力，這是一個母親能為女兒做的最好的事，也是兩代女性之間的托舉和進步。

電影將宏大格局蘊含在個身體上，却用嶄新的拍攝手法實現了深刻性與吸引力的統一，迪莉婭穿上新裙子，塗上漂亮的口紅，當所有人都以為她要和情人私奔的時候，她走向的却是投票台。這種敘事方式巧妙地翻轉了所有的約定俗成，以洒脫的方式大聲質詢男性主導的家庭、社會。結尾將存留在觀眾頭腦中的固有想法完全反轉，在最後一幕到來之前，沒有人知道迪莉婭收到的信里是情書還是選票，唯一知心的女性朋友希望她離開，昔日的情人也希望她跟自己一起去往北方，不見全貌的投票台被設計成火車站的樣子，電影通過期待錯位來營造懸念，在緊張氛圍里推動情节發展。

迪莉婭投票前擦掉作為女性標簽的口紅，因為她不再作為一個社會塑造出的女人出現，而是作為一個自然人，正在正當地行使自己的合法權利。

（作者為山東師範大學2024級新聞與傳播專業研究生）

